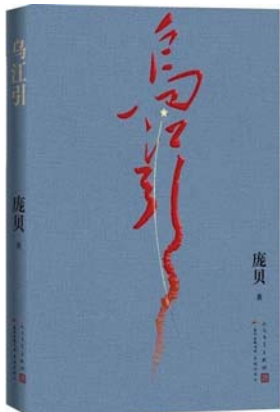


好看小说

# “风声”中的坚定信念

□陈斌

闲闲书话



《乌江引》 庞贝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不同于一般谍战剧作者，庞贝有过曾在总参(前身就是红军时期的中革军委二局)工作的经历，这使他对二局的了解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庞贝截取了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和跨越乌江这一关键而又惊险的环节，即红军面对前堵后追，充分发挥灵活机动特点，反复迂回穿插，既最大限度保存了有生力量，又快速集中兵力打出了一系列经典的运动战，从而彻底扭转了红军自第四次反“围剿”后被动挨打的局面。

《乌江引》在写作方法上极为独到，总共两大部分，前面为速写，后面为侧影。速写作者不详，但似乎是众多人员战场笔记的拼盘，后面则是对前面历史信息的再解读，揭开速写中的诸多谜团。速写本是一种绘画范式，三下两下，勾勒轮廓，这与小说紧张的历史背景不谋而合。本书还带有一定纪实色彩，比如侧影的追忆中多次提及军队媒体具体记录日期，长征领导人间的逸闻趣事，虚实相间，更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

本书中，庞贝爬梳史料，通过长征路上的“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披露了另一个看不见的战场，即活跃在隐藏战线的军委二

局。“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到1935年10月，军委二局破译蒋、粤、湘、桂、黔、滇、川、陕等当面之敌密码177本”“军委二局破译员，其实就是曾、曹、邹三人。若从1932年秋首破敌军密码算起，到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他们亲手破译的国民党军各类密码有860种之多”，也就是说不到两天即破译一种密码，效率之高的背后，是破译人员历尽千辛万苦，不畏艰难的结果。

正是因为掌握了敌方大量电报信息，所以辗转于湘、桂、黔、滇的红军非但没有被围追堵截的敌人所吓倒，反倒灵活机动，令各路追兵防不胜防，疲惫不堪，红军则留下了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一系列以少胜多、以强胜弱的经典战例。毛泽东曾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作为追兵的蒋方，对红军屡屡破译己方电报始终百思不得其解，一度以为红军有什么秘密武器，待到国共第二次合作，有机会深入延安才看到，神秘的“二局所有的通讯器材竟是如此简陋，而且大多是从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如此精神显然不是设备和技术层面能够简单阐释得了的。小说中还有一个桥段进一步印证了信念的力量。译报员项与年为送铁桶计划，自己用砖头敲掉四颗门牙，“双腮严重肿胀，面部变得狰狞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早已被荆棘刮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

垢面、令人厌恶的老叫花子。他将四本密写字典藏在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食物，就这样赤着双脚下山”。项与年以一个叫花子的形象，一路闯关，将情报送了出去。

小说中提到的“破译三杰”创造了许多传奇，但最传奇的则是假冒蒋介石之名，“越级给国民党军前线周浑元、吴奇伟部下令，最终使红军绝处逢生”的那封“妙电”。此计成功，得益于对蒋介石喜欢越级直接发电的精准拿捏，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对蒋的电文表述习惯亦做过深入功课，才使得周、吴二人接电后深信不疑。

本书中，庞贝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一味专注于主要人物，而是通过速记的方式，将视野拓展得更远更广。正是因为及时破译了大量敌方电报，所以红军的命令有时看起来很奇怪，如行军常常走弓背而不走距离更近的弓弦，一些指战员和战士一开始还很不理解，但随着胜仗越来越多，大家也渐渐明白，于是上下便不再问理由，坚决执行命令，随叫随走。

信念的树立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所有信念的形成，均是各种力量凝聚的结果。作为一部纯粹的战地小说，本书没有儿女情长，而是把尽可能多的情节留给电波中的激烈交锋。从某种意义上说，破译也是坚定红军信念的重要力量，正是因为一次次成功破译，红军才得以积小胜为大胜，才能在数倍追兵前轻松游走，才能不断壮大。



▲ 本文作者王焱的书房一角

## 买书的理由

□王焱

买书需要理由吗?需要!自从我的书房书满为患之后，每次买书，我都会为自己寻找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理由。

过去买书是不需要理由的，只要喜欢，随手拿下。然而，书满为患却带来了一个大麻烦，就是找书难。我经常会为寻找一本书而累到筋疲力尽，因为很多书堆放在地板上，寻找一本书，就意味着来回挪动这些书——你不知道自己要找的书放在哪里，只好把所有的书都倒腾一遍，搬出去，再搬回来，即使随便翻检一下，也会花费很大工夫，费时耗力自不必说，更令人抓狂的是，有时根本找不到。

怪了，印象中明明是买了这本书的，到底放哪去了呢?后来就开始迷惑，我到底买没买这本书呢?但是，不管买没买，就是找不到，只得再买一册。谁知时隔不久，寻找另外一本书时，这本遍寻不着的书却又冷不丁地冒了出来!很多书就这样买重了。郁闷之余，不禁想起汤姆·拉伯在《嗜书瘾君子》中所说的：“人有失神，马有漏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聊以自慰。

于是，我不得不给自己下达了限购令，不是必须买的书籍坚决不买。然而，究竟哪些才是必须买的，哪些不是必须买的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些书作用得上，必须买;有些书一直想读，必须买;有些书要配套，必须买;有些书装帧漂亮，必须买……必须买的理由都很充分，想找到不买书的理由反倒有点困难。看着地板上越积越多的书，我常常感到束手无策，只能徒呼奈何。

去年“双十一”期间，中华书局的网店搞活动，《顾维钧回忆录》《国榷》《南明史》……都是我一直想买而未曾买的好书。理由自然很充足，但令我犹疑的是，买了，没地方放;不买，又不甘心。思量再三，我决定先下单再说。到了付款阶段，我每付完一单总会犹豫一会，其中一单直到临近取消订单的最后一刻才付款。而且我还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理由：过节了，我难道不能送一些礼物给自己吗?

译著者说

# “白面具”下的黑皮肤

□张香筠



《黑皮肤，白面具》 张香筠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弗朗茨·法农出生于一个混血的黑人家庭，父亲是小职员，母亲经营着一家小店，出售针线及小手工织品。法农在法兰西堡的舍尔歇中学读书期间，与在这所中学任教的塞泽尔有过短暂的交往。舍尔歇中学是殖民政府1881年在岛上开办的第一个公立中学，不收学费，培养当地的精英。学校的课业安排完全参照法国本土的教学内容，也就是以法国白人为中心的知识体系，《黑皮肤，白面具》以戏谑口吻引用的“我们的祖先高卢人”正是马提尼克及其他法国殖民地原住民在学校里背诵的句子，这也说明，接受如此教育的有色人种唯一的身份认同就是法国白人。

1944年，不满19岁的法农不顾家人的阻拦，入伍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经北非进入法国，被安排在塞内加尔步兵团。他在阿尔萨斯前线战斗中负伤，后获得奖章。如果说部队里的种族歧视还没有使他有太多感触，在阿尔萨斯碰到的白人对黑人战士的厌恶给他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这一段经历，他曾在给家人的书信中有所提及，他说：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亲人们不要以为我是为自由献身，而只应感叹命运多舛，因为我们冒死参与的战斗，这些阿尔萨斯的村民根本不在意。

1946年法农获得国家资助前往里昂学医，同时自己研习哲学，经常去听梅洛·庞蒂的哲学课，是《现代》《精神》等哲学思想杂志的忠实读者，深受存在主义及现象学的影响。法农也是文学青年，热爱诗歌戏剧，广泛阅读当时的文学作品，还写过两个剧本。1951年法农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成为精神科医生。1953年法农被任命为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布兰达精神病院主治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他对殖民制度对人的精神伤害得以深入了解，并逐渐开始关注殖

民地的政治斗争。1954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爆发后，法农因积极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于1956年被驱逐出法属阿尔及利亚。他前往突尼斯继续参与非洲反殖民主义解放运动，并任阿尔及利亚自治政府工作人员。1961年12月法农死于白血病，年仅36岁。

《黑皮肤，白面具》一书是作者在攻读精神病学博士学位时撰写的，最初的想法是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从心理学与精神病学角度对黑人与白人世界的关系进行研究。但在书写的过程中思路逐渐变化，最终写成了一部随笔。作者一方面以他个人体验和搜集的个体经验为基础，描述了来自法属马提尼克岛的黑人面对白人社会的各种态度;另一方面也从同时代的黑人文学作品中摘取了素材，并参考引述了医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相关学术著作和文章，分析指出了各种理论及各项研究中存在的偏见与局限性。通过对语言、情爱、社会行为、心理与精神疾病等不同方面的深入探讨，法农清晰地展示出，各种表象都指向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黑人与白人无法建立正常的关系?在法农看来，这种不可能性源自殖民主义，也就是殖民过程中产生的集体精神病症，集体的异化。

对法农来说，黑人的异化可以比作戴上“白面具”。掌握白人的语言，白人的知识，吸收白人的文化，接受白人的认知标准，几百年来，黑人总是在竭尽全力地戴上白色的面具，希望由此成为堂堂正正的人。而白人的目光射向他，立刻把面具击得粉碎，把他牢牢地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他写道：“我的太阳穴被打上了食人族、智力低下、崇拜教、人种缺陷、贩奴船等烙印，还有，尤其是，傻大黑粗。”于是，难以进入“人类”的黑人又采取其他策略——法农评述了八部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女子形象，想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甚至改变后代的肤色;也有黑人男子以某种报复心态去接触白人女子。更为重要的是，同时期的几位黑人思想

家(以桑戈尔和塞泽尔为代表)甚至提出了“黑人性”理论，肯定非洲文化，弘扬非洲精神，让黑人抛弃自卑感。对此，法农表示理解，但并不赞同。

他认为：“黑人被封闭在他的黑色之中，白人被封闭在他的白色之中。真正的问题是必须把人放出来。”他通过精神病医生的临床观察发现，歧视黑人与恐惧黑人的白人也是异化的人。对黑人的非理性想象已深入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影响着后者的正常思维。他引述了一个白人精神病患者的治疗笔记，表明在相关情况下，个人心理精神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是不可能从单一的个人角度进行的，只有从全社会范围改变对人种的看法才能产生效果。

《黑皮肤，白面具》一书的独特之处，首先是作者的心理学与精神病学视角。作为一名医生，如何理解黑人的表现和心理疾病，寻找治愈的方式，这是法农的出发点。法农结合自身作为黑人的体验，以及精神病医生的临床经验，摆出了一系列真实具体的事例，把殖民主义对人的心理产生的深刻影响形象地表现出来。

法农的思考也是哲学维度的。他以现象学的方法对某些日常现象进行论证：黑人对自身肤色的认知本身并不存在，或者说黑人之所以成为黑人，只是他者(即白人)目光的投射。他也深受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大量借鉴了后者对反犹问题的分析。法农还运用了黑格尔关于相互承认的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农的观点不是种族中心论，他不赞成夸大黑人的特殊性，拒绝把黑人群体绝对化，拒绝一切人为的种族壁垒。

作为医生的法农，不可能面对这些异化的人而满足于冷眼旁观，他要呐喊，他要治病救人：“我真的希望让我的黑人或白人兄弟去用力撼动因几个世纪来的不理解而形成的可怕现状。”他强调自己是立足于当下的，而不是在设计虚渺的未来：“我绝不会为我死后的世界提建议。我只属于我的时代。”

(节选自《黑皮肤，白面具》译者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找记者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